

文淵樓叢書

選學膠言

第 五 冊

選學膠言目錄

卷十五

雜文之祖

怡歷

扁鵲鄭人

琴摯

師堂卽師襄

山膚

臠

薄耆

芳苓非蓮

徵舒陽文

相如竊枚叔句

大宅

廣陵曲江非今之江都

文裘

斥尺古字通

賜夷當作暘夷

插當作捷

搖別卽搖抗

韓詩無歸昌之文

彫當作彤

爾雅尺蠖注脫

三翼注疑誤

甌

薛蜀

秦青非一人

烏程酒

元石千日酒

投醪

姪男龔校字

選學膠言卷十五

錢唐張雲璈仲雅述

七

雜文之祖

枚叔七發

何氏讀書記云劉彥和以宋玉對問枚叔七發揚雄連珠爲雜文之祖雲璈按文心雕龍云自七發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傳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啟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以下左思七諷

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而義睽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譚宮館壯語畋獵窮瓌奇之服饌極蠱媚之聲色甘意搖骨體豔辭動魂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之聲曲終而雅奏者也惟七厲敘賢歸以儒道雖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按此於七發以下得其源流矣李氏以爲七諫之流考東方朔在枚叔之後何得擬之且七諫自屬騷體與此不類故劉氏不數之也崔瑗七厲按後漢書子玉本傳但有七蘇無七厲傳休奕七謨序云昔枚乘作七

發馬季長張平子亦引其源而廣之馬作七厲張造
七辨據此則七厲乃融作耳彥和誤也又五臣注校
乘事梁孝王恐王反故作七發以諫雲璈按漢書孝
王本傳載其出入警蹕擬於天子及陰使人刺殺袁
盎事則當日王心跡誠有不可問者又任用羊勝公
孫詭等故末章及於方術之士要言妙道謂其所用
非人也厥後王謝罪歸國鬱鬱而死蓋終未能恣然
汗出霍然病已耳五臣之言斯爲得之

怡歷

出輿入輦命曰蹇痿之機注引呂氏春秋曰出則以

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蹕之機枚乘引怡蹕
爲蹕痿未詳乘之謬爲好奇而改之也汪韓門太史
云據下文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注引呂氏春秋
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蹕多陽則痿此陰陽
不適之患也高誘曰蹕逆寒疾也痿蹕不能行也是
亦呂氏之文何李氏未悟及此耶雲璈按今呂覽作
招蹕之機李注作怡畢尙書刻呂覽校本以李注爲
孤文無證不可從臧氏玉林經義雜記云集韻亦云
怡至也呂氏春秋怡蹕之機高誘讀據李善丁度所
引知呂覽本作怡蹕今作招反誤也乃形近之譌

扁鵲鄭人

扁鵲治內注引史記扁鵲渤海鄭人也雲璈按史記本傳作鄭人徐廣謂鄭當爲鄭是唐書地理志開元十三年以鄭類鄭改爲莫也但鄭屬涿郡此云渤海豈鄭舊屬勃海與魏書邢巒傳北史邢峙權會黎景熙傳並誤鄭爲鄭北周書黎景熙傳亦誤可援此注以正之李注又引史記曰姓秦氏名越人按周禮天官疾醫釋文引史記云姓秦名少齊越人則今本史記脫少齊二字蓋有二名或越人是字未可知也

琴摯

使琴摯研斬以爲琴注師摯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
善易謂之易京師摯工琴未見他出未知李氏何據
按廣韻有琴姓或師摯姓琴故當時有琴摯之稱

師堂卽師襄

使師堂操暢注師堂樂師也韓詩外傳曰孔子學鼓
琴於師堂子京按師堂卽師襄也堂襄音近子京其
字也梁氏人表考云師襄子是衛樂師非論語之擊
磬襄故表判列兩人自王肅僞撰家語其辨樂篇襄
外傳而妄增擊磬爲官之言遂合二襄爲一史記索
隱朱子集注並仍其誤高誘注淮南云魯樂太師尤

屬舛駁不但師襄非魯伶官而魯襄職司擊磬豈得稱太師乎

山膚

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注山膚未詳通雅云和菜謂之冒山膚五臣注卽七啟云熊素膚之膚隋志山膚水豢雜俎載伊尹干湯具三羣之蟲又云五味三材九沸九變三羈七菹具酸楚酪楚苗挫糟山膚大苦或曰山膚石耳之類雲璈按石耳之說近是

臠

熊蹯之臠胡中丞云茶陵本臠作臠注同按臠卽臠

之別體字廣韻七所載從需之字凡四膈其一也云
膈煮熟下重文但有膈𩚑𩚑三形集韻於廣韻偏旁
用需之字皆從需此注音而其所引左傳方言彼皆
作𩚑是自作膈不作𩚑茶陵本尙存善舊也

薄耆

薄耆之炙注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爲炙也
耆今人謂之耆頭按耆頭之義亦難曉盧學士云耆
疑卽鰭之省文公食大夫禮有牛鰭鄭注內則謂鰭
爲膾然則膾用鰭今文鰭作鰭據此則耆當亦謂牛
鰭注但云獸耆不知是何等獸其所云薄切義則是

也雲璈謂薄者亦卽獸耆之薄者取其易炙耳未必是薄切也

芳苓非蓮

朱竹垞與顧寧人書曰采苓之詩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藟也今甘草是也枚乘云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爲古蓮字僕因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爲蓮猶夫茄之爲荷耳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爲首陽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雲璈按此說閭百詩亦辨之謂下章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苦菜正生山田及澤中然則人言不又足信歟徐檢
討管城碩記云爾雅卷耳苓耳郭注云廣雅云臬耳
也或云苓耳形似鼠耳陸璣曰白華細莖可煮爲茹
枚乘所謂芳苓蓋指此耳博物志龜三千歲遊于蓮
葉卷耳之上宋書符瑞志龜三百歲遊於蓮葉之上
三千歲遊於卷耳之上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邱
遲謝青毛神龜啟翱翔卷耳之陰浮遊蓮葉之上苓
非卽蓮可知矣注者但言據龜策傳有神龜在嘉林
之中嘗遊芳蓮之上曹植神龜賦赴芳蓮以巢居遂
謂芳苓卽芳蓮殊不思蔓草芳蓮旣殊水陸而芳苓

之巢龜實爲苓耳也今字書皆承襲誤用而不知蓋千年矣

徵舒陽文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娃閭嫫傅子之徒注皆美女也又云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又引左傳云楚莊王欲納夏姬按徵舒乃夏姬之子不得卽以夏姬爲徵舒陽文注引淮南許慎注謂楚之好人但曰好人亦未見卽是美女故劉孝標辨命論云陽文之與敦洽注陳有惡人曰敦洽以好惡爲對耳竊謂此七人中必是雜舉男女之美者以侈陳游宴之樂淳于髡

所云男女雜坐是也注槩以爲美女殊混又莊子厲
與先施司馬彪注以先施爲夏姬不詳何據豈夏姬
亦名西施耶

相如竊枚叔句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按子虛賦有此二句
而顛倒其辭王氏學林云枚叔在相如前當是相如
竊其句

大宅

侵淫而上幾滿大宅通雅云內經言面王面部也黃
庭經曰靈宅旣清玉帝遊梁丘子注面爲靈宅一曰

大宅大洞經曰面爲尺宅或作赤澤枚乘在漢已見
道書而李善不詳所出孫侍御曰此大宅當引後漢
書馮衍顯志賦游精神於大宅章懷注大宅謂天地
雲璣按上下文義詳之當如方氏所引黃庭經注爲
是

廣陵曲江非今之江都

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朱太史曝書亭集與江斥
六書云七發廣陵之曲江卽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
其辭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骨母胥
母之譌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濬兼

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
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
水逆流似神而非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鑑湖圖有所
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
而錢唐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尙存至若江都之更
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
七發之廣陵非江都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剎
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唐爲曲江遂聞于
時號曲江居士載紀歷歷可記顧世人以廣陵二字
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已雲璈